

卷之二

醫述卷八

雜證匯參目錄

瘧

腫脹

痞滿

積聚

疽

霍亂

沙脹

醫述卷八 雜證匯參

新安杏軒程文固觀泉輯

男光臺芸甫
光輝丹甫校

瘧

經義

夏傷於暑。秋爲痎瘧。○夏暑汗不出者。秋成風瘧。素問

哲言

牡瘧。但寒不熱。無汗寒慄。頭痛。病屬太陽。癲瘧。但熱不寒。煩熱自汗。病屬陽明。風瘧。先熱後寒。惡風自汗。頭痛。病屬少陽。溼瘧。先寒後熱。身重嘔逆。病屬太陽。痎瘧。寒

熱間日一作。或三日一作。纏綿不已。病屬少陰厥陰。醫

階辨證

身後爲太陽。太陽者。膀胱寒水也。身前爲陽明。陽明者。大腸燥金也。少陽之邪在其中。近後膀胱寒水則惡寒。近前陽明燥金則發熱。故爲寒熱往來也。李東垣

瘧病之寒戰。乃內熱將作。火衝其氣。故凜凜而寒。非真冷也。不得以熱藥治之。己任編

瘧發必有寒有熱。有寒熱之往來。適在少陽所主之界。偏陰則多寒。偏陽則多熱。卽其純熱無寒。而爲瘴瘧溫瘧。純寒無熱。而爲牡瘧。要皆自少陽而造其極偏。補偏救敝。亦必返還少陽之界。陰陽兩協於和。而後愈也。瘧

邪如傀儡。少陽則提傀儡之線索。操縱進退。一惟少陽

主張。喻嘉言

凡瘧因於暑。人皆知之。不知夏令炎熱。此自正氣之宜。而人有畏熱者。每多避暑貪涼。此因暑受寒。所以致瘧。經曰。夏暑汗不出者。秋成風瘧。義可知也。然又惟稟質薄弱。或勞倦過傷者。尤易感邪。此所以受邪有淺深。而爲病有輕重。第以病因暑致。故曰受暑。而不知暑有陰陽。瘧惟陰暑爲病耳。至其病變。則有爲寒證者。有爲熱證者。有宜散者。有宜斂者。有宜溫者。有宜清者。其要在標本虛實。因證制宜。斯盡善矣。其有云傷暑。而認暑爲火者。有云脾寒。而執以爲寒者。皆偏見也。○凡瘧發在

夏至後秋分前者。病在陽分。其病淺。發在秋分後冬至
前者。病在陰分。其病深。發在子後午前者。此陽分病也。
易愈。發在午後子前者。此陰分病也。難愈。○凡瘧自陰
漸陽。自遲漸早者。由重而輕也。自陽漸陰。自早漸遲者。
由輕而重也。凡感邪深者。其發必遲。必使漸早漸近。方
是佳兆。故治此疾者。春夏爲易。秋冬爲難。景岳全書

瘧有一日一發者。有間日一發者。昔人謂一日者輕。間
日者重。以爲衛氣不勝邪。非積二日。不能逐出風府也。
然有間日一發而輕者。則邪微病微。必積二日。方能與
衛氣交爭。迸出風府。不得以重論。○瘧邪與瘟疫相似。
但疫重而瘧輕耳。醫參

謠云。少不可弱。老不可瘧。蓋少年慾火正旺。陰水愈虧。
老年氣血衰微。不能任其寒熱凌虐之狀耳。見聞錄
或問有瘧發時而脈歇至。人事昏譖。瘧退則神清而脈
不歇至者。何也。答曰。瘧發之時。邪氣阻滯。則正氣不能
周流。故脈歇至。瘧止邪散。正氣復。則脈舒。故如常。瘧發
昏譖者。由熱甚亂其神明故耳。方星巖

補編

瘧疾有風寒暑溼不同。治療有汗吐下各異。方術百千。
不能盡述。獨無痰不成瘧。無食不成瘧。深得致瘧之因。
無汗要有汗。散邪爲主。有汗要無汗。扶正爲主。深得治
瘧之法。趙氏醫貫

瘧病一門。巢氏病原妄分五藏。後人謂其發明內經。深信不疑。而不知瘧邪不從藏發。內經所無之理。巢氏臆言之耳。陳無擇三因之說。謾矣。乃謂夏傷於暑。秋爲瘧者。不可專以此論。何其甘悖聖言耶。至論內因。勦襲巢氏心肝脾肺腎五瘧立言。仍是巴人下里之音矣。張子和治瘧。喜用汗吐下三法。自誇本於長沙。詎知仲景所謂汗下者。但從少陽之和法而進退其間。不從傷寒之汗下起見也。其可吐者。或用瓜蒂。或用常山苗。各有深義。亦豈漫然而吐之耶。且子和謂治平之時。其民夷靜。雖用砒石毒藥。以熱治熱。亦能取效。是何言歟。至東垣丹溪。確遵內經。夏傷於暑。秋必瘧。瘧之論多所發明。

而謂吳楚閩廣之人。患瘧甚多。陽氣素盛之處。其地卑溼。長夏之時。人多患暎瘧霍亂瀉痢。傷溼熱也。此語誠爲聰明絕世矣。然於內經之旨。尚隔一層。內經運氣暑與溼同推。不分彼此。曾何分南北乎。且丹溪所論十二經。皆能爲病。固卽刺瘧篇之旨。曷不遵金匱推足少陽一經爲主。坐令多歧亡羊耶。方書俱以溫瘧爲傷寒壞病。與風瘧大同。此言出於何典。至於牡瘧。總無其名。統括於寒瘧之內。誤指寒瘧爲藏寒之極。故無熱有寒。用薑桂附子溫之。又有更其名爲牝瘧者。云久受寒溼陰盛陽虛。不能制陰。所以寒多不熱。悽愴振振。亦行溫熱之法。直是殺人不轉眼矣。又謂暑瘧卽瘞瘧。嘔者用縮

脾等藥。從無有救少陽木火之邪如救焚者。適燕而南其指。抑何生民之不幸耶。○弦數者風發也。以飲食消息止之。仲景旣云弦數者多熱矣。復申一義云。弦數者風發。見多熱不已。必至於極熱。熱極則生風。風生則肝木侮土。而傳其熱於胃。坐耗津液。陽愈偏而不返。此未可徒求之於藥也。須以飲食消息而止其熾熱。卽梨汁。蔗漿。生津止渴之屬。正內經風淫於內。治以甘寒之旨也。喻嘉言

凡治瘧當知標本。有標則治標。無標則治本。此最爲治瘧之肯綮。蓋標以邪氣言。本以正氣言。夫邪正相爭。所以病瘧。凡瘧之初起。本由邪盛。此當治邪。固無疑也。若

或表散已過久而不愈。則於邪正之間。有不可不辨矣。
蓋有邪者。證必猖熾。脈必弦緊。或頭痛未除。或汗出未
透。凡屬形證有餘者。卽其病雖已久。亦必有邪未清。但
覺有邪。猶宜兼標爲治。若汗出已多。邪解已透。別無實
證。實脈可據。而猶不愈者。必由正氣全虛。或以質弱。或
以年衰。此當專治其本。但使元氣恢復。則無不愈。設或
不明標本。無論有邪無邪。而但知攻瘡。則害多矣。○治
瘡之法。若其久而汗多。腠理開泄。陽不能固者。必補斂
之。無汗則腠理緻密。邪不能解。必發散之。故曰。有汗要
無汗。扶正爲主。無汗要有汗。散邪爲主。此大法也。蓋瘡
本外邪。非汗不解。若不知善解其邪。而妄用劫劑。多致

胃氣受傷。宜以補劑爲主。加減取汗。若邪在陰分。則下體最難得汗。補藥力到。自然汗出至足。方是佳兆。○凡寒邪之自外入者。得汗卽解。如傷寒之類是也。而惟瘧瘧之候。則病有深淺不同。如病瘧者。雖有大汗。而熱仍不退。病瘧者。屢發屢汗。而瘧猶不止。此其所感者深。故不能以一二汗而卽愈。或通身如洗。而邪猶不能透。若此者。但當察其強弱。仍漸次再汗之。方得邪解。故不可謂汗後必無邪也。此但當以脈之緊與不緊。頭身之痛與不痛。寒熱之甚與不甚爲辨耳。○古稱治瘧。凡將發之時。與正發之際。慎勿施治。必待陰陽并極。勢平之後。然後治之。或於未發之先。迎而奪之。此說殊似不然。予

近治瘧。每迎其銳而擊之。最捷最效。是可見古法之有不必泥者。景岳全書

瘧由伏邪而成。當辨其六氣中所傷何氣。六經中病涉何經。若小柴胡專主少陽。豈能兼括哉。此證春冬間有。惟夏秋暑溼爲患者居多。暑必挾溼。專傷氣分。須分別其上焦中焦暑溼二氣。何者爲重。若暑熱重者。專究上焦肺臟清氣。瘧發必熱重寒微。唇舌絳赤。煩渴喜飲。其脈色自有陽勝之候。當宗桂枝白虎。及天水散加辛涼之品爲治。若溼邪重者。當議中焦脾胃陽氣。瘧發雖熱勢蒸燔。然舌必有膩苔。渴喜煖湯。胸脘痞脹。嘔惡。其脈色自有陽氣不舒之狀。當宗正氣散及二陳湯去甘草。

加杏蔻生薑之類主之。必要陽盛於陰。而後配和陽之劑。方無貽累。倘證象兩兼。則兩法兼之可也。大凡證若邪輕正不甚虛者。寒熱相等。而作止有時。若邪重正怯者。寒熱模糊。來勢必混而不分。邪淺則一日一發。稍深則間日一發。最深則三日一發。古稱爲三陰大瘧。以肝脾腎三臟之見證爲要領。其補瀉寒溫。亦不離仲景治三陰之法爲根蒂。可知陽經輕淺之方。治之無益也。所云移早則邪達於陽。移晏則邪陷於陰。陰陽勝復。於此可參。若久而不已。必有他虞。太陰之虛浮脹滿。有通補之理。中湯開腑之五苓散。少陰之痿弱成勞。有滋陰之復脈湯。溫養之升奇法。厥陰之厥逆吐蛔。及邪結爲

瘧母。有烏梅丸與鼈甲煎法。又如心經瘧久。必動其營。則爲煩渴見紅。肺經瘧久。必傷其津。則爲胃秘腸痺。一則滋陰爲主。一則清降爲宜。或暑溼格拒三焦。而嘔逆不納者。宗半夏瀉心法。穢濁蒙蔽膻中。而清靈昧甚者。用牛黃清心丸。心陽暴脫。有龍蠣之救逆。胃虛嘔呃。有旋覆代赭之成方。至於表散和解。通陽補氣。滋陰化營。搜邪入絡。動藥劫截。辛酸兩和。營衛並補。及陽瘧之後。養胃陰。陰瘧之後。理脾陽等法。已全備矣。○治瘧用烏梅。以酸泄木安土之意。用常山草果。乃劫其太陰之寒。使二邪不相併也。用人參生薑曰露薑飲。一以固元。一以散邪。取通神明去穢惡之氣。瘧邪既久。深入血分。或

結瘧母。宜鼈甲煎丸煎方活血通絡。臨證指南

少陽證知可解者。寒熱日不移時而作。邪未退也。若用柴胡而移其時。早移於晏。晏移於早。氣移於血。血移於氣。是邪無可容之地。知可解也。王好古

瘧者。陰陽交爭。寒熱互作。用藥須半生半熟。半冷半熱。乃收十全之功。得效方

治瘧藥煎好。須露一宿服。蓋瘧者暑氣爲病。暑得露卽解。繆仲淳

瘧病須待熱退身涼。方可飲食。切勿帶熱飲食。恐停積不消。而成痞成鼓者有之。萬病回春

凡治瘧不求邪之所在。輒行大汗大下。傷人正氣者。醫

之罪也。○凡用截瘻之法。不俟瘻勢稍衰。輒求速止者。
醫之罪也。○凡用吐法。妄施惡劣之藥。并各種丸藥。傷
人藏腑者。醫之罪也。醫門法律

瘻瘻

師曰。陰氣孤絕。陽氣獨發。則熱而少氣煩冤。手足熱而
欲嘔。名曰瘻瘻。若但熱不寒者。邪氣內藏於心。外舍分
肉之間。令人銷鑠肌肉。金匱

瘻瘻一證。在內經曰。肺素有熱。氣盛於身。發則陽氣盛。
陽氣盛而不衰。故致銷鑠肌肉者。命曰瘻瘻。自與諸瘻
不同。治法有三。如熱邪內畜而表邪未解者。則當散以
辛涼。如熱因邪致。表雖解而火獨盛者。則當清以苦寒。